

炎热的夏季，招人烦的蚊子疯狂出击，它们飞舞着，在耳边嗡嗡作响，不仅扰人清梦，还可能通过叮咬传播疾病，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不小的困扰。不少人开始热衷于购买各类驱蚊产品，除了传统的蚊帐、蚊香、花露水外，驱蚊液、驱蚊灯、驱蚊贴、驱蚊手环、驱蚊喷雾等各种新兴驱蚊产品更是让人眼花缭乱。可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古代，人们在夏天又是如何防蚊、灭蚊的呢？



古人常用香薰驱蚊

资料图片

诗词之中诉“蚊害”

蚊子嗡嗡嗡嗡，成群结队，神出鬼没，只要瞅准机会就毫不留情地咬人一口，让人不胜烦扰。自古以来，众多文人墨客对蚊子是口诛笔伐，写下了许多诗文，细细读来，倒也不乏情趣。

最早记载被蚊子袭击之苦的应该是春秋时期的庄子，他在《庄子·天运篇》中说：“蚊虻嚼肤，则通昔不寐矣。”累了一天，却被蚊子搅得一夜合不上眼，实在是痛苦。到了唐代，大诗人白居易在《蚊蟆》里也说：“巴徼炎毒早，二月蚊蟆生。呖肤拂不去，绕耳聒聒声。斯物颇微细，中人初甚轻。如有肤受嚼，久则疮痍成。痍成无奈何，所要防其萌。么虫何足道，潜喻傲人情。”可见，蚊子虽小，害处却大，是名副其实的害虫。《蚊蟆》道出了蚊子叮咬对人体的危害，对小小的蚊子，千万别掉以轻心，一旦染成重病，后悔晚矣。

晋朝的傅选在《蚊赋》里痛说蚊子的危害：“众繁炽而无数，动聚众而成雷。肆惨毒于众生，乃餐肤以疗饥。妨男工于农田，废女红于杼机。”蚊子饮人膏血，不仅有碍人体健康，更让人无法专心工作，既影响男士在农田干活，也影响女工织布。

“五月中夜息，饥蚊尚营营。但将膏血求，岂觉性命轻。顾己宁自愧，饮人以偷生。愿为天下幬，一使夜景清。”唐代孟郊的这首《斥蚊》诗揭示出蚊虫吸血是自然本能，为了延续生命与繁衍后代，才不惜冒险而偷生。这在现代有了科学依据。原来，吸血者是雌蚊子，蚊子分雌、雄两类，户外的蚊子一般都是雄蚊，实乃餐风饮露之徒，并不吸血，一生全靠吸取花果汁、露水维持生命。真正吸血的雌蚊却是躲在阴暗角落，行偷袭之

事，吸血量大得惊人，据统计，一只雌蚊一次吸血的重量是它自身重量的三倍。范仲淹在《咏蚊》一诗中用“饱去樱桃重，饥来柳絮轻。但知离此去，不用问前程。”描写了雌蚊吸血后的状态，轻如柳絮的雌蚊子吸饱了人血后重如樱桃，饥饿时如柳絮之轻飘，可谓形象至极；同时又讥讽了蚊子本性嗜血贪婪，岂不知其好梦不长，最后结果是被人一巴掌拍死，下场很不妙，令人读后颇感痛快。为何雄蚊不吸血而雌蚊吸血呢？北宋诗人梅尧臣在《聚蚊》一诗中给出了答案：“利吻竞相侵，饮血自求益。”原来，雌蚊吸血是为了从血中获取营养，从而育卵，以便繁衍后代。

被蚊子叮咬后，不仅奇痒难忍，更主要的是蚊子还会传播多种疾病。唐代诗人刘禹锡深受蚊子之害，他在《聚蚊谣》中深有体会地说：“沉沉夏夜兰堂开，飞蚊伺暗声如雷。嘈然歛起初骇听，殷殷若自南山来。露华滴沥月上天，利嘴迎人看不得。我躯七尺尔如芒，我孤尔众能我伤。天生有时不可遏，为尔设幄潜匡床。清商一束秋日晓，羞尔微形伺丹鸟。”正在夏夜乘凉之时，忽然遭到一群恶蚊的袭击，真是苦不堪言，只好希冀秋风寒冬早点来临，尽扫蚊害，以免皮肉受蹂躏之苦。

对蚊子的愤恨，明代黄成儒写得更为深刻，他在《黄莺儿·嘲蚊虫》中这样写道：“恨杀咬人精，嘴儿尖，身子轻。生来害的是撩人病。我恰才晚睡，他百般作声。口儿到处胭脂嚼。假山盟，血浸牙后，不管我心疼……”他用拟人化的写法，把蚊子夜间袭人的情景刻画得淋漓尽致。清朝汪秀峰也有一首《咏蚊》：“乍停纨扇便成团，隐隐雷声夜未阑。漫道纱窗凉似水，明中易避暗中难。”可见蚊子的众多与猖狂，着实令人无奈和愤懑。

蚊子是如此令人讨厌，古代文

古人如何防蚊驱蚊 借诗词痛诉『蚊害』

人也常常“以蚊喻人”，针砭时弊，讽刺贪官污吏。常楚老的《江上蚊子》曰：“飘摇挟翅亚红腹，江边夜起如雷哭。请问贪婪一点心，臭腐填腹几多足？越女如花住江曲，嫦娥夜夜凝双睂。怕君撩乱锦窗中，十轴轻绡围夜玉。”借蚊子讽喻世风，把横征暴敛的豪门权贵的丑恶嘴脸描摹得生动之至。明代陈大成的《蚊》诗曰：“白鸟向炎时，营营应苦饥。进身因暮夜，得志入帘帷。嘘吸吾方困，飞扬汝自嬉。西风一朝至，萧索竟安之。”诗人表面是诅咒蚊子，其实是痛斥趋炎附势的奸佞小人。

驱蚊突出“环保”

为了防止蚊子侵扰，古人想到的最直接的办法，就是在家里种养一些防蚊的植物，常见的有驱蚊草、食虫草、七里香、紫罗兰、薰衣草、凤仙花、夜来香等，这些花草散发的气味不仅能驱蚊，而且还可以达到净化空气的目的，观赏起来也赏心悦目。后来，人们发现把艾叶、丁香、佩兰、川芎、白芷、檀香、苍术、藿香、薄荷、紫苏、菖蒲、八角茴香等制成精美的香囊，佩于身上，也可防蚊，这就相当于把“风油精”戴在了身上。

烟熏法也是古人驱蚊的一种不错选择，即把蒿草、菖蒲、艾草编织成草绳湿润后点燃，散发出的独特气味可以驱蚊子。《荆楚岁时记》记载：“端午四民踏百草，采艾以为人，悬之户上，禳毒气。”早年端午节时，就有在门口插上艾草的习俗，还常将浸泡雄黄酒涂在身上，这样除了驱蚊还能消毒杀菌，能有效预防传染病。南宋陆游在《熏蚊效宛陵先生体》中说：“泽国故多蚊，乘夜吁可怪。举扇不能却，燔艾取一快。”扇子赶不走蚊子，只好用艾草熏之。燃烧艾草驱蚊在民间很常用，再配上古代常用

杀虫剂雄黄、砒霜等矿物质可制成供熏蚊的香药。宋代笔记《格物粗谈》中记载：“端午时，收贮浮萍，阴干，加雄黄，作纸缠香，烧之，能祛蚊虫。”这应算是较早的“蚊香”了。蒲松龄的《驱蚊歌》中“炉中苍术杂烟荆，拉杂烘之烟飞腾。安得蝙蝠满天生，一除毒族安群民”，也讲述了用烟熏驱蚊的方法，诗中不仅提出驱蚊的方法，还独占地倡导人们应当保护和利用蚊子的天敌来除蚊。

丰子恺漫画《打蚊烟》说到防蚊子，不能不提到蚊帐。这个防蚊的办法，古人早已开始使用了。“怕君撩乱锦窗中，十轴轻绡围夜玉。”中国古代防蚊工具主要是帐幔，南朝梁元帝萧绎撰的《金楼子·立言篇九》记载，春秋时期，齐桓公的“翠纱之帙”，使蚊子不得入内。唐代元稹有诗云：“蚊幌香汗湿轻纱，高卷蚊厨独卧斜。”此处所言“蚊厨”，即指蚊帐，这算得上与蚊子斗争的好办法了。清代才子袁枚《秋蚊》曰：“白鸟（蚊子）秋何急，营营若有寻。贪官衰世态，刺客暮年心。附爇还依帐，愁寒更苦吟。怜他小虫多，也有去来今。”这首诗里也提到了用蚊帐来避蚊的方法。直到今天，蚊帐依然是很多人的驱蚊首选。

小小蚊子，东躲西藏，让人防不胜防，但古人还设计了一种神奇的灭蚊利器，就是在一个盛着水和石头的大缸里养上一些青蛙。蚊子喜水，不仅需要解渴，而且还必须在水里产卵以繁殖后代，如此一来，盛水的大缸便成了最吸引它们的地方。而它们一旦飞进来，便会被缸中的青蛙一口吞下。

此外，为了驱避蚊虫，古人还制作吸蚊灯，最突出的特点是鼓肚，上有一个喇叭形的大口，当灯芯被点燃后，内部空气压力产生变化，大口附近趋光而来的蚊虫就会被这股热气流“吸”入灯盏内高温灭杀。如今的一些气流吸蚊灯，其实也正是使用了这个原理。

古人驱蚊方法可谓多种多样，虽然受限科学技术，没有如今的驱蚊方法有效，但古代的驱蚊方法不但体现了人类的智慧，还十分低碳环保又情趣盎然。

相比之下，也有不少人蚊子的骚扰并不那么当一回事的，清代杨鸾《即事》诗云：“白日苍蝇满饭盘，夜间蚊子又成团。每到更深人静后，定来头上咬杨鸾。”反正每天夜里蚊子都要来叮咬，习惯了无所谓了，就让它咬去吧！诗句朗朗上口，幽默风趣，读后让人一笑了之。

（来源：北京晚报）

明代仇英《二十四孝图·吴猛恣蚊饱血》
资料图片